



中国最佳 随笔

主 编 | 王 蒙

分卷主编 | 潘凯雄 王必胜

2018



21th
1998-2018

太阳鸟文学年选

2018
中国最佳
随笔

主 编 | 王 蒙

分卷主编 | 潘凯雄

王必胜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潘凯雄 王必胜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8 中国最佳随笔 / 潘凯雄, 王必胜主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9478-2

I. ①2… II. ①潘… ②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8185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

字 数: 235 千字

出版时间: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维宁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耿 珺

书 号: ISBN 978-7-205-09478-2

定 价: 50.00 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 侃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

说些选本内容以外的“闲话”

潘凯雄

今年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的首日，辽宁人民出版社在北京老国展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名为“太阳鸟文学年选”持续出版20周年的纪念活动。身为这套文学年选和这场活动的参与者，一方面倍感时光飞逝，年复一年地做着同一件事不知不觉地过去了20年竟也浑然一觉；另一方面又深为辽宁人民出版社20年如一日的这种坚守感到由衷的敬佩。

出版界竞相推出文学分类年选者众，但坚持20年如一日者寡。早些年文学出版市场好的时候，大家争着抢着干同一件事不足为奇；后来这个市场不那么热甚至有些凉的时候，退出者众坚守者寡也正常。出版本身毕竟兼具文化与商业的双重功能，对此也需多一点理解与宽容。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辽宁人民出版社20年如一日的坚守致敬。作为他们这套“年选”丛书出版的参与者和同行，自然更能体味到他们这份坚守的不易。从最初每册的35万字压缩到现在的每册的25万字，虽也可理解为精益求精，但我揣测其更多的缘由恐怕还是出于市场与成本的考量。虽然如此，这套“年选”也未必能够为出版社带来经济上的收获。只是这样20年如一日的累积，不知不觉地却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留下了“这一份”档案，这样的功德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也正是20年来的一路伴随，自己在年复一年编选时的心态也从最初的说不上特别经心到后来愈加的诚惶诚恐。自省起来缘由大致有二：一是限于自己的

阅读范围，每年要想编出点新意越往后的确越难。比如本人有一年曾想过多到一些新媒体上比如微博、比如微信公众号上去选一些随笔佳作，让读者看看那个“世界”上的文字与情绪又是一种什么状态。但稍加尝试便立即放弃，不是因为别的，盖由于那个“世界”实在太太，“海量”到无从下手。二是面对出版方顽强而诚意的坚守，如果自己的编选漫不经心，也着实对不住他们的那番苦心，本人作为他们的同行，在这一点上自然能多一分理解与了解。

在外围绕了如此一大圈，该来说说今年这本“随笔选”的特点了。坦率地说，与每年的编选工作比较起来，更愁人的其实还在于要完成这则字数要求并不太多的所谓“序”。理论上说，这样的“序”理应概括一下本年入选作品的特色和入选理由即可，但恰是这一点不容易。所谓“特色”、所谓“理由”，说几年还能对付，要不重复地说上20年实在太难。我当然不能责怪作家们的写作没有长进，只能怨自己的能耐浅、修行得远远不够。如果硬要说今年本人的选择有何特点的话，那恐怕就是简单的、空灵的、抒情性感慨式的文字少了许多，而实实在在说理的、阅读的、记事的文字多了不少。当然这些文字又不是论文式学理性的，而是灵动的、活泼的、入情的和动心的。这样的选择或许与自己年龄的增长有关，“耳顺”之后，越来越不喜欢“虚”而更在意“实”。的确考虑过将个人的这种好恶带入一种职业的工作状态是否合适，后来一想，我们当下的整个社会其同样也更需要一个“实”字，虚言空语不时充斥在我们周围令人厌恶，不如干脆换个胃口，于是就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选本。

由于本人长进迟缓，每年在完成这篇文字时不得不重复如下三层意思：首先，一些作家对本书的成稿予以鼎力支持，对此本人深表谢意；其次，恕本人孤陋寡闻，少数入选作品的作者一时还未能联系上，惟因不忍割爱，故未先征得其同意就冒昧将其大作入选，在深表歉意并请求他们宽恕之时，也请其在见到本书后及时与出版社联系；最后，限于本人学识及阅读量所限，特别是面对各种新媒体的海量，遗珠之憾是一定的，敬请广大读者见谅。

是为序。

001	序 说些选本内容以外的“闲话”	潘凯雄
001	说“天”（外一篇）	邵燕祥
010	六十年后观我记	贾平凹
012	我想这就是人类的美德	余 华
020	一个作家应该谢谢什么	迟子建
023	茨威格和《陌生女人的来信》	麦 家
030	生命在别处	南 帆
035	在那《道德经》诞生的地方	张守仁
041	“百无一用是书生”（外一篇）	卜 健
045	安静的风暴	周晓枫
056	两种指法	苍 耳
060	我所知道的王元化	章念驰
065	燃烧到最后一刻的写作者——念红柯	阎晶明
068	是经典，也是传奇	王雪瑛
080	最爱西湖行不足	潘向黎
088	开花的成不了栋梁之材	刘醒龙
091	母亲往事	龚曙光
108	忆宿白先生	郭大顺
118	陈立夫羞辱顾颉刚	王彬彬
133	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	王 尧
148	李白来了	叶兆言

155	江春入旧年	李 舫
166	半岛渔村手记	张 炜
181	初春，读一册时光	汤世杰
185	孩子、驴子和水	梁晓声
191	家在西山湖水间	范小青
195	毛发的力量	梁鸿鹰
207	茫茫深海钓鱼人	于 青
214	我的食羊小史	苏 北
218	食树记	杨小凡
222	在奥斯维辛	景凯旋
228	他乡的重影	葛 亮

说“天”（外一篇）

◎邵燕祥

将近一个月前，读到一篇驳王诚的文章，其中有“不知天高地厚”一语，一直萦回心中不去。以我有限的自然常识，地有多厚，是可测量的，天有多高，就难说，因为天没有边际。并不像白居易说的“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那是为了说人心险恶，拿天地当衬托，故极其说罢了。

天、地、人，是个三角关系，在人间世，放眼看，以人为主，天地只是人活动的空间，可称舞台，或今天人们爱说的“平台”。但经验告诉人们，个体的人是渺小的，相对于天地，只是沧海一粟，永恒中的一瞬，而天和地在时间流程中则是天长地久的。“与天地同寿”，只是人们的想象，是人们虚拟的颂词，比山呼万岁还玄乎：天地岂止万岁呢。

又是白居易，说“天长地久有时尽”，也只是为了烘托“此恨绵绵无绝期”。科学家承认，虽“天长地久”却终有尽期，但那也跟追溯地球以至宇宙的形成一样，是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研究课题。

但不管作为人类的整体，还是个体的人，他或他们如何狂妄，自居地球的主人，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上，却不能不承认，“天地人”里，其实天字是第一号。

最朴素的初民传说，中国（汉族、彝族等）的《创世纪》，讲盘古开天辟地，是盘古这个人（神化的巨人），将混沌中的天地分开，“清轻者上浮而为天”，这才有了天地之分。开天辟地者，开天即辟（也就是“开”）地，无地也就无天。“日月经天”，天为宇，即空间，且是无限的空间（宙是时间，也是无限的）。人生天地间，天地不但生人，还生万物。证明天地都是物质的存在。

这个天，不但从物理学的意义上，成了无远弗届和永恒的象征，而且，与“厚德载物”的地一起，成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德示范。一个天道，一个地道——现在“地道”成了形容真诚无欺的日用俗语，曰“这个人办事、对人都很地道”“某某这一手太不地道了”。

自然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对天地的认知，是从朴素的感觉开始的。人们仰望所及，青青者天，风云来去，这个天是“空”的，乃有“天空”一词（天空似是近代造词，可见直到近代，造词的人都只从直觉看天，以为它空无一物）。游牧民族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却也指明是“似”，天并非是像穹庐那样有一个可以触及的穹顶。

起初，不知多少年，这个天只是自然的存在。“皇天后土”的观念是有了皇帝和皇权之后才产生的。

后来人们发现天空不空，不但日月悬天，日照雨露是人和万物生命所必需，空气更是呼吸相通，不可须臾离开，连天上的月亮也与地下的潮汐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异常的天时，形成世间的灾难，风暴雷殛，洪涝频仍，且不说上古的冰河时期，单是有史以来，水旱为灾，已不知造成几多饥荒，夺去了几多人命！

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自然力的威胁下屡战屡败（百千万年中当然也屡败屡战），于长久的世代相传的恐惧中产生了对自然神及其人格化（人格神）的敬畏。于是，据学者说，初民的传说中乃有大量神话出现。这就是我们在基督教《圣经》（新、旧约全书）中看到的若干古犹太的人、神故事，还有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那些传说，以至《山海经》中的神异成分。这都可以看作宗教的心理起源。

当人们因骤然的悲喜或其他异常感受临身时，惊呼“啊，上帝”“啊，真主”，一听即知是基督徒或穆斯林。而听到“我的妈耶”“老天爷啊”，显然就是中国（中原、中土，所谓远东这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圈）里的声音，无论是痛彻肝肠的呼天抢地，还是念念有词的虔诚祷告，都是面对着“苍天在上”，认为冥冥中自有“天佑我民”的神明。无以名之，直呼为天。

既然相信我们头顶的其色青苍的天，是可以主宰我们祸福的一种神秘力量，那就是承认了天是有意志的。

天的意志，暗合了西哲所说的宇宙精神，绝对理性，成为一种非人身的、非人格化的，虚化了的“上帝”（后来在某种条件下，衍生出“天帝”之说）。

汉语中有“天”为词根的造词，我没有统计，少说怕也有成百之数。其中语义，有积极的，有消极的，也有中性的。随手举例：

天道，天意，说天行使其意志，并行赏罚；

天机（不可泄露），是说上苍也是暗箱操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不分贵贱只能顺从；

未定之天，寓意一切概由天定，天定之前一切皆属悬而未决；

畏天命，畏大人，怎么办？乐天知命，比听天由命更“积极地被动”，是说天定即是命定，你要欣然从命，至少是随遇而安，说得不好听，即苟活——只求苟安于一时吧……

人们认定天道、天意、天命必须顺从，是以相信其符合人们自己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为前提的。

就是说，天所不容者，首先是逆天而行的，不合理的一切。天的意志不同于人间权力者的意志，而是合乎自然和人间事物的规律、规矩、法理……合乎自然之理，合乎社会之理，所谓天理人情，天理缘于人情，是天理与人情的统一。

天道、天意的范畴适用于各种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天意管到了诗人诗作，甚至可据以评判诗的好坏了。

因知，“天”这个范畴，首先是哲学的，不仅是天文学的、物理学的，然后也是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政治学的，总之，这是一个涵盖甚广，内涵外延接近无限的人文概念。

从常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天”，它既无预于宗教信仰，更与迷信无关。

以上云云，是从当下中国一般人主要是在口头表达中涉及的“天”引起的话题。我希望专家学者们就此有更深入的探讨。记得好像在五六十年代偶然看过围绕这个题目的谈论，但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似乎充斥着唯心论、唯物论，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一类的大词，结果说不清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还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当代的中国社会，没有所谓国教式的宗教。毋宁说是一个无神论的社会，又是个多神论的社会。

我小时候所在的汇文小学，原是美国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日本侵略者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接管。敌伪统治下的学校唯一保留下来带有基督教色彩的遗物，是音乐教室内挂着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本。于是以为基督

教在唐代就已流行于中国。后来才知道，这个碑不知为什么一刻好就埋在土里，直到明代才刨出来，还崭新呢。

而在明代以前一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的信仰空间，主要是儒、道、释三家的天下。在佛教进入中土之前，最具宗教形态的是道家，不是儒家。道家——道教所构建的“天国”，就是“上清宫”及相应的太上老君等神仙，都是青天、苍天的化身和代表。

儒家也以天为标榜，儒家的道统“天、地、君、亲、师”，更是以天为尊。孔夫子口说“天厌之，天厌之”，就宣告某种人物和现象不合天道，无异于判之以道德死刑。后来儒家所倡的“天人合一”，正是在尊天的前提下鼓励和规范符合天理人情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不得违天的从属性。

尊天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舆论下，首先是历代皇帝自称天子，奉天承运，受命于天，来君临天下。他们所发的“大人之言”也成了跟“天命”并列的必须敬畏的金科玉律。连作为强盗的梁山好汉们（相对于闾巷乡村弱势百姓的江湖“强人”），也不得不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而弱势群体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好官“青天大老爷”身上，一方面也以相信（迷信）“天道好还”（亦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为自慰性的精神寄托。直到他们忍无可忍时，还会像明代民歌中那样，以祈祷的口吻呼吁：“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眼又花，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念佛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

而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也有过微弱的不同的声音。如唐代诗人石曼卿，有一名句传诸后世，“天若有情天亦老”，他不承认天是有情的，不论是实指自在的天，还是作为象征的天，都是无情物，因此天是外在于人间社会的存在，其言外之意，应该是让人们不要期待天的赐佑和救赎（也许这是我们赋予这句诗的现代解读吧）。

还有一句传诵不绝的古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说的“作孽”，当然不同的人或有不同的指认，但对于“天”的“作孽”居然“可违”，这是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虽然意在警戒人们不要“自作孽”（也许这就是至今人们口头说的“作”吧），但毕竟道出了对“天”之所为也可以否定、否决，这真也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把人们从宿命论的精神束缚下解脱出来。

至于见诸经典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折中之论劝导人间的统治者要尊重百姓的意见，也带着朴素的民本主义的底色。而流传于民间口头的“人在做，天在看”，则分明带着警告的性质，其意若曰：我们在盯着你看！

这些只言片语，都是传统文化的碎片。

我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知之甚少，一知半解，妄议云云，姑且当作“聊天”“谈天”吧。

说故居

故居成为话题，多数是由于主人，不是一般的“古建”或什么“民国建筑”的缘故。不过，这里要说的是保留供参观的名人故居，却只限于文化人范围，政治人物的故居，不似成问题，也就不成其为话题，于兹不议。

从一本旧书里散落一片发黄的剪报，标题为《“钱氏故居”拆不拆？公堂上有话好好说》。没有注明年月，想来已成史事，随便聊聊，没有干预司法的嫌疑了。这个“钱氏故居”位于无锡市新街巷30号、32号，是建于1923年可称百年的钱绳武堂，由三进院组成的典型的江南民居，钱锺书家族的私产。说起来，我还记得门外那一带灰色的长墙。

怎么说我记得呢？我去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到无锡参加一次关于散文杂文评奖的会，会外跟着同时与会的姜德明、舒展二兄前去探访钱锺书的旧居。最得意的是在这圈长墙里面找到了青年钱锺书和杨绛结婚的洞房。我们在一进房门处站好拍了一张照片。门边窗下书桌上还有一个小小笔架插着一支蘸水钢笔，一小瓶蘸水钢笔用的墨水，自然都不是旧物了；另有一个红色的行李提包，也许是钱杨夫妇当年用过，或是仿他们结婚当年所用，提包外面还有绣花朵朵，留着新婚的喜气。

那年回到北京，稍事休息，我就把这张照片寄给了钱杨夫妇，料他们离家多年，看了洞房现状或当会心一笑。

锺书先生复我一信，说“一九三五年赴欧后仅于一九四六年返故居一宿曾作一诗”，并把《还乡》一首抄示：

出郭青山解送迎，劫餘弥切近乡情。

故人不见多新冢，长物原无祇短檠。

重觅钓游嗟世换，惯经离乱觉家轻。

十年著处迷方了，又卧荒斋听柝声。

（原注：寇乱前报更旧俗未改）

那时还未见先生的《聚槐诗存》，难得读到钱诗，但觉八句中怀旧悼亡，不胜故园乔木之感。捧读钱先生手录的旧作，同此一慨。

剪报反映的拆迁一事，我估计发生在钱先生去世之后，不然他会劝阻无锡的族人和亲友，不要为保留“钱锺书旧居”所在的老宅而起争竞。正如他生前就反对以研究他的学术成果为名建立什么机构一样。

我原来也是像旅游节目表一样把名人故居当作名胜古迹看待。但在卢森堡，我放弃了跟大队人马去参观卢森堡大公官邸，偏要独自寻访剧作家拉辛故居，结果穿行许多小巷，“寻隐者不遇”，枉费了附庸风雅的一番苦心。归来有诗记之：

（前略）

坐在国母像前石阶上发愣 / 杳茫中似有人声问 / 你懂得古典主义吗 // 你读过《昂朵马格》吗 / 你谴责宫廷的残暴吗 / 你读过悲剧《阿达利》吗 / 你读过《戴巴依特》《亚历山大大帝》《勃里塔尼克斯》《费达尔》吗 / 你知道作者为什么维护君主制却又遭到宫廷贵族的攻击吗 / 如果你没读过这一切 / 你来找他的作者干什么

我默默 / 我唯唯 / 附庸风雅的我 / 终于懂得 / 拉辛的灵魂 / 没住在故居 / 而是栖息在他的书里

照我这里所悟，我真的没资格去拉辛故居，的确，我没读过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不过，郑敏先生读了我的这首诗，表示欣赏我说的“拉辛的灵魂 / 没住在故居 / 而是栖息在他的书里”，在接受肯定之余，我也就用自己的话，把自己坐实为“附庸风雅”的浅薄之徒了。

循着这个思路，光是读了《围城》（更不要说只是看了同名电视剧）和几本钱氏散文集是不够的，如果不至少把《谈艺录》《管锥编》浏览一遍，你找钱锺书旧居干什么？这不是比钱先生笑谈吃了鸡蛋还要看看母鸡更无趣，是连鸡蛋都没尝过，却跑老远去找那只下蛋母鸡的鸡窝吗？

后来没听说无锡的官司结果如何，但经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居的存废纠纷。我在这里没把林徽因名字写在梁思成之前，一定会引起女权主义者不满，还有就是大量林先生的“粉丝”，他们积极参与维护梁林北京北牌坊胡同故居，目标明确，只是缘于以林徽因为女主人的“太太客厅”。我也认为这个“太太客厅”旧地有值得保留的价值，因为这里是现代文学史上“京派”文人长期会面之地，对于三十年代北平文化人的聚合方式，如同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等地一样有代表性和可纪念性，对比西欧和帝俄十八九世纪文化人的沙龙，也显示了京派文人的生活方式如同海派文人一样受到国外的影响，这里具有标本的意义。

不过，由于只强调了这方面，对于梁、林二位作为大有贡献的建筑学家这方面的忽视，是不公平的，对梁思成尤不公平。好像如果没有“太太客厅”的故实，那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林夫妇是否可用保留故居的方式来纪念，都在两可之间。而像上海对于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建筑作品隆重推崇，对其上海番禺路29号故居的加意保护，更是望尘莫及了。

而据说，在北牌坊胡同梁林故居后续报道争议的尘埃未定时，强势的施工方就动手拆除了。

经过这一番强弱博弈，我的认知才又进了一步。诚然，不一定吃了鸡蛋还要看生蛋的鸡，更不一定还要看鸡窝；然而，没吃过鸡蛋的老中青幼各色过往行人，按照导游手册或墙上铭牌，找到一个有名的鸡窝，听人介绍了其中栖息过不同凡响的母鸡，从而一尝其所生鸡蛋的味道，不也很好吗？

仔细想想，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在美国南方那个也叫作“牛津”的地方，参观福克纳故居的时候，还只读过他的一本短篇小说，之后才寻他的经典长篇拜读的。

而且，读了一位作家的一部或哪怕是几部作品，未必还像专业的人士那样再读他们的传记。然则如果有直观的故居来展示一下他们曾经的生存状态、生

活状况，不是也很好吗？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也看过对他生平的介绍，他这一辈子过得好苦，想象他的住处应该与贫民窟为邻。但参观了他的故居，也许因为我们来自“住也难”的地方，真的大出意外。想起我们的“两当轩”诗人黄仲则，“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才真的可以想见他住在一间既是书房又是卧房的陋室，门窗缝隙能不能挡住九月夜晚的冷风，还真是问题。几百年后，在古城里，也就找不到这个两当轩的旧址，一点也不奇怪。

杜甫的草堂，当然比黄仲则的两当轩质量高些，至少宽敞些，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并非以草苫顶的那个大院，是后来历代的“杜粉”整个就地重修了。这“杜粉”首先包括地方政府官员，他们用的是公款，那是因为老杜已经上升为“诗圣”，且时过多年，其写“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诗作不会给本朝脸上“抹黑”了。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里那个鲁迅住过，后来是周作人长期住的大院，也有过存废之争。那是刚刚结束泛政治、轻文化的年代，又刚刚开启重视经济，乃至正向经济挂帅滑去的年代，文化仍然不足道也。由于其地正当房地产划入拆迁范围，文化界有人主张保留这一鲁迅曾在此写出部分早期小说和散文的院落。而反对之声不仅出于房地规划和施工一方，甚至来自政文两界，据说如果留下这个大院，就是借纪念鲁迅为名，实际为“汉奸文人”周作人树碑立传的意思了。这个帽子够大！

主要是房地产这一行成为支柱产业，在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中走在前面。遇有拆与不拆这一类争议，几乎胜负早判。比如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家在钱粮胡同的老四合院，还是赵家的祖产，也是萝蕤之父、近代宗教界名宿赵紫宸先生的故居，极富清代建筑营造艺术特色，只是由于划入了房地产开发的地界，不顾有关多方的申诉，硬是拆了。证诸许多列入文物保护名单的单位至今不断遭到兵燹式或盗匪式破坏，在没有法律规范保障的环境里，仅靠一时一地的主政者的明智，靠抽签式的政策支持，这种施政或准施政的随意性，是不可避免的。

话说远了。我终也不知道钱锺书先生老家无锡那座钱氏大院旧宅，是否以钱锺书故居的名义保存了下来。

但在几种可能的选择中，最可能是依照无锡市政府的折中方案，将“钱氏旧居”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依其两个大门的门牌号一分为二，决定保留新街巷30号399.5平方米面积，该就是与钱锺书青少年居停直到结婚时“洞房”相关的部分房、地了。为此，无锡市公用房产经营总公司承建的中医院新病房大楼适当北移。至于毗连的新街巷32号，拥有与30号面积和格局相当的宅院，也就是一直由钱锺书亲属包括其令弟钱锺韩先生等居住的部分，则不加保留，予以拆迁。

不过，依我对国情的了解，如果争议推迟若干年，比如发生在今天，很可能这个争议就不存在，或若有争议，内容却转为如何保存好这座连体的颇具规模的民国建筑，并加修缮，以“钱氏故居·钱绳武堂”的名义登录，其中开放“钱锺书早年旧居”，布置一些纪念性陈列。因为全国一盘棋，你看今天的首都，已经处处不惜工本在恢复旧貌，拆了的有些还要重建，不以到处修些板楼为荣，为唯一的财源了（按：九月末且报道公布了北京城建的总体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批示老城内不再“拆”了）。

然乎？否乎？质诸高明。

缕述了这些“故居”旧话，想想，虽说文化名人是活在他们的作品和事功里，但走街串巷，能看看梁思成、林徽因北牌坊生气勃勃的小院，看看陈梦家与赵萝蕤命运与共的老四合院，看看钱锺书、杨绛年轻时一起出入的旧宅或只是造访一下他们的婚房，回想一下这些前辈的平生际遇，真的没有什么不好，也不必胶柱鼓瑟地非问你是否先已读过这些人的生平著作不可。

（原载《随笔》2018年第4期）